

升記號

父親最近咳得厲害。

那咳嗽聲，不是一般感冒發作的那一種普通的咳嗽聲，而是中老年男子專有的，來自五臟六腑的咳嗽聲，或是(據我的推測)，長年抽煙的男人才會有的咳嗽聲。

特別是到了每天傍晚，除了在其他時段零星發作之外，他幾乎在天即將轉暗時，固定咳上幾分鐘。

不知道爲什麼，他的咳嗽聲激不起我的同情，反倒是撩起我一陣強烈的反感。他總是在快要咳嗽時試圖去壓抑，嘗試了一會，壓不住了，便趕緊起身避開我們，到陽台去，使力猛咳。從屋內走到陽台的腳步聲帶著刻意的慢條斯里與從容，藍白脫鞋摩擦磁磚發出的聲響卻顯得有些急促。然後是關上紗窗門之後的一陣深咳，那咳聲中有一種隱忍了很久的解放。和著陽台外的父親的咳嗽聲，接著我會聽到我媽扯著喉嚨，用穿越抽油煙機轟隆聲和青菜下鍋噴油聲的高分貝，喊著：「擱嗽？早就叫你嚙通擱呷煙…講嚙聽，知苦啊…」

每天的這個時候我都會待在房間，撥著吉他，等吃飯，等吃飽了上工。父親越來越準時的咳嗽和我媽越來越流暢的叨唸之後大約十分鐘，所有的菜大概都會起鍋，大同電鍋煮飯的跳針應該也彈了上來。說上工好像我在做什麼出賣勞力的工作，其實我的工作就是背著吉他，星期一五到民歌餐廳駐唱，星期二四到音樂教室教吉他，星期三和幾個朋友練團。五天裡面只有兩天在音樂教室的薪水是比較固定的，但是不多。民歌餐廳的駐唱沒什麼錢，但我捨不得放掉這表演露臉的工作，想著或許之後有什麼機會。練團沒收入，還要跟幾個哥兒們攤場租費，音響喇叭錄音室都要錢。

退伍之後，樂團的幾個哥兒們陸續都找到工作了。馬臉在銀行上班，頭越來越禿，鮪魚肚越來越大。小趙在保險公司當業務，除了抽煙的死德性沒有改之外，開口閉口就是養身經。傑姆最有出息，考上檢察官，但是成天抱怨要換工作。

我也算是在工作吧，只是還把玩吉他練團當成日出日落的全部，上班下班都扛著。雖然收入不穩定，繳了手機費和信用卡之後就所剩無幾，但總不用看別人臉色，又可以多寫些東西。

夏天房間裡溼熱，夜裡難眠，我穿條內褲，抱著吉他，用我長滿厚繭的左手

按著琴弦。吉他沒有作聲，任我按著沉默的旋律，一支支只有我聽得到聽得懂的旋律。冬天台北濕冷的空氣凍著我不靈光的腦袋睡了又醒醒了又睡，我縮在被窩裡，試著把右手指尖放在琴弦上撥弄著一根根琴弦。撥弄著，總以為可以搞出些什麼，但是只有幾個寒酸的和弦，單音，然後升半音…

...Sharp in my life means to live slightly higher in pitch...

「你唱什麼啊？」小趙叼著煙，死命地切著打火機點煙，但打火機冒出微弱的火花之後就熄了。他不放棄，用那曾經也長著厚繭的手，繼續試著檳榔攤買來的千輝牌打火機。

「我最近寫的。Sharp，升記號。意思是說，生命中的升記號，是活出微升的高度。」

「什麼啊？拜託幫個忙，這樣誰聽得懂？最近常上醫院，搞得我都快生病了。靠。連你寫的東西也想把我搞得破病嗎？」小趙為了衝保險業績，近來常常進出各大醫院，向候診室外苦於一些小病痛的人推銷保險，頗有一點踩著別人的脆弱賺錢的意味。我看著他事故臉，想像著他善用自己那種容易傾聽別人故事處理別人情緒的天賦，在保險業績上賺進大把年終獎金。

小趙的手曾經是很多愁善感的，大學的時候他也癡癡傻傻，摻攪著不止的眼淚和揮霍不完的青春，為了初戀失戀熱戀單戀寫了不少曲子。只是那股纖細，如今已經被他鎖在保險公司的保險櫃裡。

「我現在只求業績，只看蘋果，只唱 KTV，拜託不要對我要求太高…」他這樣對我說著，要我學著只看簡單的東西。我們一個禮拜一次的練團，他說對他而言，「是他媽的惡水上的大橋啦，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！」

我後來才知道賽門和葛芬柯原來是小趙心目中理想的樂團圖像，這對於一直追隨電台司令(Radiohead)的我而言似乎稍嫌復古了點。馬臉抱怨自己的禿頭和鮪魚肚來得太早，逼得他必須放棄槍與玫瑰(Guns N' Roses)，卑微地在「講台語嘛也通」的銀行當個領月薪的過路財神。傑姆成天用西塞羅(Cicero)演說術幹醜他工作的司法體系，嚷著他有一天終究要解脫，應徵非法利益(Velvet Underground)的鼓手。

面對他們的報怨，我裝上一副睿智的嘴臉，告訴他們這就是人生。彷彿我是什麼耐著卑賤貧窮、被同志背叛還堅持自己當年理想的音樂家。其實我只是一直繞不過去，於是指控這個世界太混亂，選擇把自己關在房間裡，春夏秋冬，在原

地沒命似地奔跑。

我家沒什麼錢，父親賺的錢多數在幾年前的大陸投資都賠上了，我媽公務員退休也一兩年了。雖然他們沒有收入，但靠著過去省吃儉用的一點積蓄也還過得去。而我姊五專畢業後在公家機構也有個穩當的工作，家裡是不缺我掙這口飯。只是大學畢業幾年下來，我賴在家裡的時日久了，晝伏夜出的作息成了規律，連父親都看不過去。

「你好歹嘛找一個正經的頭路，嘸通攏坐佇厝內毋討賺…」父親一分鐘前才走進我房間，話都還沒有講完，我撥弄吉他弦的手還有一搭沒一搭彈著零落的單音，他就又已經轉身離開。後面的話我沒有聽清楚，完整的句子隨著他的背影在牆邊分岔。不過我大概知道他要說什麼，那是這兩三年來，我們之間唯一的話題。

而在這個對話之中，我總是沉默。

我沒有說，我在等一個機會。

我想他不會懂。

我和父親之間幾乎沒有交談。像是兩把各自被拔掉電源的吉他擺在一起，連相互碰觸都顯得尷尬。我媽每天到她參與的宗教團體報到，穿著藍色制服，堅信佛法救世人，從事慈善服務。我不懂她倒背如流的靜思語，但是我可以複述她罵我爸的話，唸我姊腦袋不清楚和說我整天賴在家裡云云的一字一句。我跟我媽雖然語言不通，我用吉他弦講話，她用佛經講話，但是起碼母子之間有基本會話，有空氣中共振的聲響。然而同住在一個屋簷下近三十個年頭，我和父親之間的關係明顯淡泊，幾乎沒有一般父子之間的那種溫情。

我對他的咳嗽倒是瞭如指掌。我清楚他每一個乾咳或咳痰，淺咳或深咳之間的抑揚頓挫。

我厭惡極了那樣的咳嗽聲。

我沒有一點點同情，或說，同情是有的，但這些許難過卻是被更多的憎惡給淹沒的。

呆在房間裡，抱著吉他，我不只一次想著，「幹，又咳…早就告訴過你不要抽了…。」

最近我試著追溯我和父親的關係逐漸轉淡的那個時點，試著回想是什麼特別的事件讓我們之間的對話如此乾涸。我想了又想，卻怎麼也想不起來我做了什麼忤逆的事，或他做了什麼令人不可原諒的事。但是我和他，一對普通的父子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只剩下同一個收件地址這一個交集。

我想起了國一健教課本裡那一張爲了宣導禁煙的黑肺照片。有一天晚自習下課以後，我刻意把健教課本打開到黑肺照片的那頁，攤放在爸爸的書桌上。隔天早上，健教課本被闔上，乖乖地躺在我的書桌上。

父親在我年幼時也曾經是我的英雄。對當時的我而言，筆挺的西裝和流利的英日文，以及頻繁出差所帶回來的舶來禮物，是能夠讓我在同學面前驕傲的，近乎完美的父親圖像。

每每想到這裡，我就恨自己不爭氣，老在心底播放著沒人想要再看的黑白電影。我一遍播過一遍，因爲那裡面有我最快樂的時光，和我真正活過的感覺。一九八八年，父親飛得最多最遠的一年，也是我參加國小校際比賽得到獎狀最多的一年，我媽笑得最開心的一年，也是我姊迷上小虎隊的那一年。一九九七年，上半年，我和小趙馬臉傑姆拿到校內的熱門音樂比賽的冠軍，第一次喝個爛醉，覺得什麼都可能了，覺得我們可以去拚得一個在國際樂團上的位置什麼的。一九九七年，下半年，我追到校刊社的編輯，在校刊社社辦，我品嚐她嘴唇甜甜的香味，感受她胸口的溫度，我和她分享彼此年輕的身體線條，交換溫熱的體液，失去我的童貞。

後來父親在大陸的投資失敗，慘賠之後把工廠收了，一陣慌亂中總算是保住了老本。在那之後他不再遠行，索性也不太出門了。校刊社編輯則從我媽和父親口中的大學時代女朋友，變成固定到我家造訪，跟我媽和父親問聲好就可以直通我房門的 Angela。

一九九二年之後，客廳的電視總是開著。每天晚上，父親坐在沙發上，盯著播放著政論節目的電視螢幕，評論時政也評論那些所謂名嘴的評論。白天，重播的節目內容，相同的主題，還有坐在同一位置把前一晚的評論再說一遍的父親。日復一日，父親在相同的場景裡主演客廳政治學，目不轉睛地瞪著電視螢幕，然後說著：「呸，一群沒路用的飯桶。」接著是情緒高亢落寞激動無奈之後的點煙，抽煙，熄煙，和等待下一個政論節目時的點煙，抽煙，熄煙。他逐漸只嫻熟於客廳裡的政治獨白，只對著電視講話，和我媽的話也少了，只消滅到生活必需的日常對話。他似乎在放棄他曾經自豪的，對於語言的精巧操作，像蟄伏在柏拉圖的山洞裡，出了洞見了人就會不輪轉。

「你嘛嚙通攏坐佇厝內呷煙看電視…有閒嘛跟我鬥陣出去行行，燒一枝香…」我媽從沒有放棄遊說父親參加她的宗教聚會，期待他的肺雖然不能被淨化，但至少靈魂能被淨化。

電視沒有開著的時間，父親多半待在家裡的陽台。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，除了抽煙咳嗽之外，或許就是發呆。

現在，他發呆的時間和我一樣長。

家裡除了我和父親之外，另外兩個人是不發呆的。

我姊從來沒有讓我媽操過心，一路按部就班地長大，唸書，畢業，通過公務員考試，準時上下班。工作幾年下來存了的那些錢，我媽要她自己留著添嫁妝。我一直納悶，我姊長得雖然不是豔驚四座，但倒也是宜家宜室。但是在婚姻這檔子事上面，我始終沒有聽說我姊和哪一個男人有什麼進一步的消息。不過看來她也不急，至少沒有我媽急。平淡安穩的公務員生活她過得輕鬆愜意。一年兩次，她排假出國旅遊，歐洲和美洲的多數國家她不但都去過，有些還已經去了第二次。像是現在，她人應該正在德國自助旅行。

我媽相對就比較不那麼獨善其身。她的人生目標，除了要確認我們一家四個人都在正確的軌道上之外，還希望台海沒有戰爭，中東危機解除，南亞地震不再，世界永遠和平。這不只是她的心願，也是她所屬的宗教團體積極從事的慈善事業。我很好奇這個宗教的藍色制服究竟有什麼魔力，可以讓平常碎碎唸的我媽在穿上制服之後變得格外參透。再梳上包頭，我媽簡直就是現世菩薩。固定的捐獻和定期的服務是我媽退休後的生活重心，在反覆的宗教實踐中，她透過洗滌身心靈的儀式，感受自己超脫這片土地的失序沉迷，達到永恆的透徹醒悟。像是現在，她人應該正在街頭為南亞地震募款。

我和 Angela 已經好多年，對彼此的身體和感覺從陌生到熟悉，再從熾熱到形式。抱著她和抱著吉他讓我覺得自己是存在著的，只是我最近卻隱約感覺到有些東西不存在了，不在吉他性感的琴頸也不在她溫暖的雙股間。她爸從開始就反對我們在一起，從大學那時對我成為他女兒第一個男朋友的本能敵意，到後來對我能給他女兒多少幸福的不信任，到現在他發現父親和他的政黨認同分屬在對立的兩端。Angela 對我卻是很執著，明知道我的生活裡除了吃飯睡覺拉屎之外只有三件事，搞音樂，搞她，搞自閉，她在我的生命裡，一待就是這麼多年。

那天我握著她的手，心底莫名地緊緊疼了起來。是因為我覺察到她握著的我，那裡面有多空洞。這些年我一直處於一種持續失去和嘗試抓住的狀態，消逝

的多於攔得住的，連面對自己的勇氣也都失去了。我抱著吉他抱著她，編派著自己的語言，為的是削弱房門外真實世界的巨大聲響，保護軟弱的自己不需要去面對可能的殺戮。這麼做的結果，卻又讓自己陷入自導自演的語法焦慮和時態錯誤裡。我只能往她的更深處挺進，只能更用力撥動琴弦，直到聽到她濡濕壓抑的聲音在我耳邊顫抖，吉他的變形的琴弦嘎然一聲斷裂在我的指間，快感和疼痛使我不得不，不得不記得，我還在這裡，活著。

活著的直接證明就是此刻兩股間再也壓抑不住的，直衝喉頭的膨脹感。我的膀胱已經撐不住醞釀已久的尿意。不管是聖人藝術家革命先烈老百姓或是人渣，不朽的精神永遠要定時屈服於肉體的吃喝拉撒睡。

我要撒尿。

打開門，我看到父親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但是好久以來的第一次，電視卻是關著的。

父親見到我，轉過頭來，用一種很奇異的眼光看著我，然後說：「我考上導遊了。你知否？我考上了。」

他的語氣中帶著一股難掩的興奮，好像角色倒錯，我是父親他是兒子一般。

接著他用中文對我說：「我明天就要開始找旅行社。」

他繼續說：「我想做導遊，已經想很久了。」

「啊？…」突然間我不知道要說什麼，任由我的回答一片空白。

我還沒有從他的話語中理出頭緒，他又說，「已經考三次了，這一次終於讓我考上了。」

「喔…恭喜…，恭喜。」我呆站著，勉強擠了個微笑。

忘了要撒尿。

我看著父親，天真的笑容在他不知何時已經佈滿老人斑和皺紋的側臉暈開。父親拿起遙控器，電視再度被打開了，一樣是政論節目。他點起一支煙，煙霧迷濛了笑眯了的眼睛。

我啞口無言。

是因為我發現自己的想像力趕不及父親突如其來的跳躍速度？是因為我發現自己從來就沒有試著把他放進我的理解範圍裡？還是因為我發現自己怎麼會有一種被丟棄的感覺？我想到我媽，我想知道我媽對這件事會怎麼說。

我媽不在家，她在為南亞地震募款。

「靠…」我聽到自己的腦袋炸裂成碎屑的聲音。想要用慣用的哲學家高尚語調在心底數落眼前的父親，但爆出來的字卻個個都是靠。

我抿了抿乾裂的嘴唇，看到桌上攤著一封剛剛被拆過的信，是通知父親錄取導遊的公文。公文的旁邊有一張風景明信片，取景於一片青蔥山野間錯落有致的農莊。

我發現收件人是我，於是吞了吞口水拿起了明信片。明信片是從德國南邊的Waldkirchen 寄出的，我姊這樣寫著：

Hey!

幫我跟爸媽報平安，也為我告訴他們我的喜訊。

我昨天已經在這個盤旋在山間的小鎮結婚。

我很開心我找到他，我想要和他一起經營農場，一起養羊養牛種些植物。

~~我不想再活得像顆植物一樣子。~~

這是我第一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這也是我好久以來第一次覺得這麼快樂，好像回到我們小時候。

祝福我吧。

P.S.1. 明信片背面就是我要定居的地方。

P.S.2. 我很快回去辦離職，已經跟辦公室多請了幾天假，告訴媽媽勿擔心。

明錦

我反覆看著這張荒謬的明信片和上面我熟悉的字跡，簡短的幾行字，好像將人生從這個土地搬到另一個土地上生根發芽有多麼容易。

我想起我姊曾經說過她喜歡冬天會下雪的國度，她但願自己能夠和阿爾卑斯山的海蒂一樣，住在原野山林間其中一棟閣樓裡堆滿稻草的矮房子裡。我當她只是在描寫一個和我一樣不切實際的嚮往，但現在她在夢想裡已經找到落腳的地方，捎來明信片，還在明信片上畫了通往夢想的地圖。

幹。

真他媽的有種。

我拿著這挑釁的夢想明信片，看著在煙霧瀰漫中微笑的父親的側影，很難不會有憤怒。

我到現在才發現，自己唯一擅長和忠實的自我主義，原來是我們這一家人，每一個人的特殊專長。

我厭惡父親，原來是憎恨另一個形式的自己。

父親的緩慢和晦黯，我姊的形契心疏，我媽令我鬱悶的好人好事，其實都是和我一樣，在不斷逃離自己和成就遠方。

但如今他們都以各種形式成功地超越了什麼，掙脫了什麼，達到了什麼，或是，獲得了某種自由。

只有我還在這裡。

我發現家族真是個可怕的存在物，我即使竭力封鎖外面的世界，卻還是抵擋不了他們像鏡子般倒映著我的難堪。更駭人的是，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指控這種家族成員間的合法抄襲、基因複製和病毒傳播。

我捂著嘴，怕脖子上的腦袋碎屑從嘴裡爆出來，想著要怎麼繼續在自己的語言裡說謊瞎掰。

電話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響了起來。

父親說是 Angela 打來的電話。

拿起電話筒，我吸了一口氣：「嗨。」

Angela 的聲音聽起來很遙遠。

「我想，我懷孕了。」